

中国20世纪
名家散文经典

冰心◎著
林非◎主编

冰心(1900—1999)，现当代女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原名谢冰莹，原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191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同时，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一些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1921年，冰心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她创作了散文集《寄小读者》和《冬儿姑娘》。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超人》等。冰心还担任过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她的散文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晚晴集》《三寄小读者》，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橘灯》，小说集《超人》等。

散文集

冰心

她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冰心◎著 林非◎主编



她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散文集/冰心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6. 3

(中国20世纪名家散文经典/林非主编)

ISBN 978-7-5513-0885-4

I. ①冰… II. ①冰…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4492号

中国20世纪名家散文经典

冰心散文集

主 编 林 非

作 者 冰 心

责任编辑 王大伟 荆红娟 李 丹

整体设计 和兴文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029-87277748

tbwytougao@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

印 刷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66千字

印 张 11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885-4

定 价 27.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主 编 林 非

副主编 陈华昌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湜华 乔继堂

刘应争 张品兴

苏 冰 李晓丽

惠西平



序 言

肖 凤

冰心先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她是“五四”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也是到目前为止硕果仅存的“五四”文学先辈。“五四”运动爆发那年，她只有十九岁，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学生，在时代氛围的感召之下，她拿起了笔，以“问题小说”登上了文坛。之后，她就一发而不可收，不仅写小说，还写散文，写诗，写散文诗。写作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1921 年她从理预科毕业后，改行入了文本科，进入燕京大学读书。从此，她就放弃了原来想当一名医生的理想，而彻底地、全心全意地转入了她所热爱，也最擅长的文学领域了。

冰心虽然从事着多种文体的写作，但是她最喜欢运用的体裁是散文。正如她自己在《关于散文》一文中所说明的：“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样式。”的确，从二十年代初期直到现在，漫长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冰心先生写出了许多优美的散文篇章，都以它们特有的艺术魅力，引起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共鸣，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的热爱。

《寄小读者》是冰心散文最主要的代表作，流传久远，名震遐迩。笔者的父辈和笔者本人都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读过它们。这是一组优美的，独具风格的散文。写于 1923 年至 1926 年间，这段时间是冰心在美国留学的日子，她从启程前夕一直写到学成归国。在这组散文的二十九篇通讯里，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一个字，那就是：爱。冰心爱儿童，爱家园，爱亲人，爱母亲，爱父亲，爱三个弟弟，爱她的美国同学，爱大洋彼岸美丽的大自然。她把这种爱化作一种极为清丽，极为温婉的文笔，向小读者们娓娓道来，显示了冰心特有的那种善良、美好、多愁善感的文思。

母爱是冰心散文中的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母爱的歌颂不仅表现在《寄小读者》这组散文里，另外也表现在《往事（一）》和《往事



(二)》这两组散文里。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曾经这样地歌颂过母爱的神圣无边：“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小朋友，告诉你一句小孩子以为是极浅显，而大人们以为是极高深的话，‘世界便是这样的建造起来的！’”她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二》里，又曾经这样地发誓：“一心一念，永住永存，尽我在世的光阴，来讴歌颂扬这神圣无边的爱！”冰心笔下的慈母，不仅是温柔宽厚的，而且是开明通达、深明大义的，她有一颗无所不在的博大的爱心。因此，当冰心在散文《南归》里，写到她在母亲病重的时刻，从北京奔赴到上海父母的家中，尽最后的孝心，在悲痛欲绝的情景里，强颜欢笑，服侍安慰弥留之际的慈母时，读者看到此处，也会不由自主地，随着作者的描述而黯然神伤，流下热泪。

在歌颂母爱的同时，冰心也歌颂着父爱和手足之情。众所周知，冰心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不论是在她早期写作的《寄小读者》《往事（一）》和《往事（二）》里，还是在她晚年写作的《我的三个弟弟》里，都在歌颂着母爱、父爱和姐弟之爱。她把庄严勇敢的慈父，比喻作清晨即出、雍容灿烂的太阳：“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自然是父亲了。他从对山的树梢，雍容尔雅的上来，他又温和又严肃的对我说：‘又是一天了！’我就欢欢喜喜地坐起来，披衣从廊上走到屋里去。”（《寄小读者·通讯十三》）她把三个弟弟，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我凝望天空，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书上，寻出他们的名字，时至今日，我不想寻求了，我已替他们起了名字，他们的总名是‘兄弟星’，他们各颗的名字，就是我的三个弟弟的名字。”（《寄小读者·通讯十三》）

除了对亲人们的热爱之外，冰心笔下的另一个永久的主题是歌颂美丽的大自然。冰心有一颗爱美的心，在冰心看来，只有大自然的美，才是美的极致。她说：“世界上最难忘的是自然之美。”（《寄小读者·通讯十》）因此，不论是大海，还是青山，不论是朝阳，还是晚霞，不论是星辰，还是皓月，不论是树木，还是花草，都得到了冰心的爱恋和歌颂。这种对于大自然的眷恋之情，不仅在她早期写作的《寄小读者》和《往事》诸篇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以后在她中年写作的《默庐试笔》和《力构小窗随笔》里，也得到了酣畅淋漓的发挥。冰心



常常面对着大自然沉思凝想，在大自然的美景面前，冰心又常常把自己的思绪和感情折回到自己家人的身上。这种把亲情与美景合二为一的情绪，实在是冰心文思的特殊风格。

茅盾先生在《冰心论》一文中曾说：“在所有‘五四’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属于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的确如此，冰心的散文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郁达夫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阿英先生也曾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一书中，把冰心的文学语言与艺术风格概括地称之为“冰心体”。正是冰心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正如林非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一书中所指出的：冰心先生的“文笔细腻委婉，清新隽丽”。“她善于提炼口语，却又吸收融化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中的词汇，加以精心的锤炼，从而丰富了自己作品的表现能力。她写得铿锵流利，玲珑剔透，无论写景还是抒情，都显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来。”这段话概括得十分确切。

对于后学者来说，冰心先生的散文永远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范文，值得大家好好地研读和学习。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们的《冰心卷》只选编了她老人家的散文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以飨读者。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录

序言 1

笑 1

往事(一) 3

到青龙桥去 17

往事(二) 21

寄小读者 40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40

通讯一 41

通讯二 42

通讯三 43

通讯四 45

通讯五 46

通讯六 47

通讯七 48

通讯八 50

通讯九 51

通讯十 57

通讯十一 60

通讯十二 64

通讯十三 66

通讯十四 70



通讯十五 73

通讯十六 75

通讯十七 78

通讯十八 79

通讯十九 86

通讯二十 89

通讯二十一 91

通讯二十二 92

通讯二十三 94

通讯二十四 96

通讯二十五 98

通讯二十六 100

通讯二十七 102

山中杂记 104

通讯二十八 113

通讯二十九 114

南归 117

默庐试笔 136

力构小窗随笔 140

小桔灯 145

再到青龙桥去 147

关于散文 151

霞 153

说梦 154

我的三个弟弟 156

病榻呓语 162

小品二章 164

我梦中的小翠鸟 164

话说君子兰 165



笑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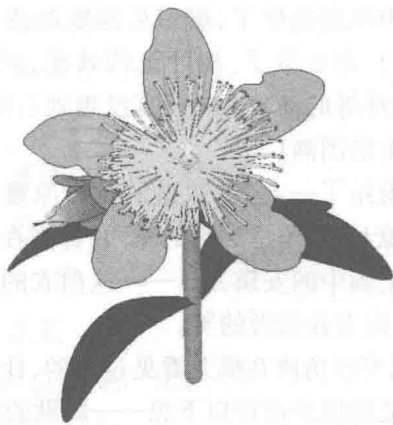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濯得



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缩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清，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往事(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的斩断了，圆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含泪的看，微笑的看，口里吹着短歌的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圆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命



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憨嬉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阴,朝雾的绿阴,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圈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阴,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阴霾,我恨阴霾,我却爱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显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红墙,也有了蓝瓦;便一切崭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颂美黑暗!讴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没有了人,没有了我,更没有了世界!

黑暗的园里,和华同坐。看不见她,也更看不见我,我们只深深的谈着。说到同心处,竟不知是我说的,还是她说的,人耳都是天乐一般——只在一阵风过,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觉,和感觉的界限,才觉得“我”不是“她”,才觉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说:“你戴上罢,随着花香,你纵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处。”——我无言的接了过来。

华妹呵,你终究是个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在无人我的世界里,要拒绝这个!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



上楼去，在阑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阑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

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薨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人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行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纓冠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屋顶上——

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的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纵铮的琴声，合拍的和着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我却哪里能休息？我想……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充满了人声和笑语，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行着。他凭在高阑，看



那些光明使者，歌颂——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类都来了，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佯悲诡笑的演了几场。剧完了，人散了，灯灭了，……一时沉黑，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

一会儿要到台上，要说许多的话；憨稚的话，激昂的话，恋别的话……何尝是我要说的？但我既这样的上了台，就必须这样的说。我千辛万苦，冒进了阴惨的夜宫，经过了光明的天国，结果在剧中还是作了一场大梦。

印证到真的——比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但在无限之生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觉悟而又惆怅，场里更黑了。

台侧的门开了，射出一道灯光来——我也须下去了，上帝！这也是“为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的远了，人们都过来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的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竟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

六

涵在廊上吹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坐在廊上的床边。

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又唤涵踩死它。

涵放了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说：“你还不踩死它！”

他抬起头来，严重而温和的目光，使我退缩。他慢慢的说：“姊姊，这也是一个生命呵！”

霎时间，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漂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上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



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

一切都无改：灯塔还是远立着，海波还是粘天的进退着，坡上的花生园子，还是有人在耕种着。——只是我改了，膝上放着书，手里拿着笔，对着从前绝不起问题的四围的环境思索了。

居然低头写了几个字，又停止了，看了看海，坐得太近了，凝神的时候，似乎海波要将我漂起来。

年光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一次来心境已变了，再往后时如何？也许是海借此要拒绝我这失了童心的人，不让我再来了。

天色不早了。采了些野花，也有黄的，也有紫的，夹在书里。无聊的走上坡去——华和杰他们却从远远的沙滩上，拾了许多美丽的贝壳和卵石，都收在篮里，我只站在桥边等着……

他们原和我当日一般，再来时，他们也有像我今日的感想么？

九

只在夜半忽然醒了的时候，半意识的状态之中，那种心情，我相信是和初生的婴儿一样的。——每一种东西，每一件事情，都渐渐的，清澈的，侵入光明的意识界里。

一个冬夜，只觉得心灵从渺冥黑暗中渐渐的清醒了来。

雪白的墙上，哪来些粉霞的颜色，那光辉还不住的跳动——是月夜么？比它清明。是朝阳么？比它稳定。欠身看时，却是薄帘外熊熊的炉火。是谁临睡时将它添得这样旺！

这时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我另到一个世界里去了，澄澈清明，不可描画；白日的事，一些儿也想不起来了，我只静静的……

回过头来，床边小几上的那盆牡丹，在微光中晕红着脸，好像浅笑着对我说：“睡人呵！我守着你多时了。”水仙却在光影外，自领略她凌波微步的仙趣，又好像和倚在她旁边的梅花对话。

看守我的安琪儿呵！在我无知的浓睡之中，都将你们辜负了！

火光仍是漾着，我仍是静着——我意识的界限，却不只牡丹，不止梅花，渐渐的扩大起来了。但那时神清若水，一切的事，都像剔透玲珑的石子般，浸在水里，历历可数。

一会儿渐渐的又沉到无意识界中去了——我感谢睡神，他用梦的帘儿，将光雾般的一夜，和尘嚣的白日分开了，使我能完全的留一个清绝的记忆！